

謝幕的話

蔡世滋

總為從前編輯苦

這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慣例，每個編者在「嘔盡心血」編完了一本刊物之後，總要嘮叨一番。不是學巧婦做無米之怨；就是效李謫仙「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為從前編輯苦」嘆咏兩句；不然也要附庸風雅的來個「江南無所有，聊贈一枝春」的跋語，然後再帶上類似「除了感激之外，還是感激」一句似通不通的話。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發洩多少日子來爬格子、讀稿件、以及沐雨櫛風跑印刷廠的痛苦。

我們這一夥兒在「北醫青年」的舞台上唱了一年戲，如今也到了該謝幕的時候了，本來，應該投例感謝並感嘆幾句才是。無奈這一陣子的奔波，使我腦海裏不再是「三朵花」、「五個燈」、不再是「大家歡」、「喜相逢」、而是「五號字」、「十三令」、「十六開」、「模造紙」、「騎馬釘」，使我這個原本木訥的「拙婦」一時更不知從何怨起，連一句悲感交集的話也迸不出來。說實在的，幹我們這一行的從貼海報徵稿開始，到最後分發完峻，其中的「學問」大得很。至於大到何許地步，實在無足也無法為外人道。

不按牌理出牌

當初，大夥兒接北青的時候，就許下了宏願：「書」不驚人誓不休。於是，我們開始為北青寫下了幾頁新紀錄。在內容方面，我們把小說創作、影藝和音樂活動帶進了北青；第九期起我們又新闢了「北青書苑」專欄。在版面方面，我們開始用更多的插圖設計；在印刷方面，我們也嘗試過用平版印刷；在紙張方面，從第九期起我們改用模造紙；在篇幅上，我們不斷地增加頁數，這期起我們更改成十六開，並加上插頁及套色。雖然這些新猷並不完全成功，但是本著一切知識都由行動、嘗試和錯誤而來，我們還是大膽地做了。最主要的是，我們決心使北醫青年成為更理想、更充實、更有代表性的學生刊物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，我們隱約地看到幾位「大人物」的搖頭皺眉。那天，活動中心陳總幹事終於說了我們一句：「你們再這樣子搞下去，將來還有誰給你們錢呢？」

讀者文摘上刊過這麼一則故事：一位漫畫家畫了一幅漫畫，畫的是在一個牌局終了之後，一個人指著得勝者憤憤地說：「如果照牌理出牌的話，你們沒有贏牌的道理！」故事又說，那些創造歷史的偉人們，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的話，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豐功偉績。就是這個故事的啓示，加上阿胖「寧缺勿濫」的原則，我們四期只出了三期。當然，邏輯地說：「如果照牌理出牌的話，你們沒有贏牌的道理」，並不蘊涵「如果不照牌理出牌的話，你們就可贏牌」。我們不敢說我們的「不照牌理出牌」就是贏牌，真正的贏牌，仍要留待接棒人的繼續努力。

先睹為快乎

有人說當編輯最樂的就是能「得天下之文章而讀之」，其實也不盡然。有些不甚高明的稿件，往往憑著作者與編者的一點關係，運用人情攻勢勉強編者刊登，編者讀這些文章時只能望文興嘆。另外有許多稿件總是喜歡來個後記——特別致編者的後記，像是「如果您認為拙作與貴刊水準相差太多的話……」、「敝人為文與眾不同，請勿予以刪改」，言下大有向北青的水準挑戰之意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當然，也有許多盛情可感的文字。一位作者在為北青撰稿之餘，仍不忘為北青及全院的刊物呼籲，希望同學多寫稿、多投稿。另外也有：「編者先生：這篇文章投稿貴刊是第二次……」對於這篇文章，我們特別重新審查了幾次，我不知道除了謝謝之外還該說些什麼。

讀了一年北青的稿件，我發現兒女私情的文章佔的比重未免太大了些。固然這是青年男女所免不了的，然而，狄斯耐對他的女兒黛安娜說得好：「愛情應該是很博大的，我們何不提醒人們要把男女間的愛，擴大到兒童愛兒童、兒童愛動物、大人和小孩相愛、人類和人類相愛、人類和大自然相愛的境界去呢？」那些只適合於藏諸日記或信簡的文字，實在不宜也不需在北青披露。

火炬已經傳給了年輕的一代

美國已故的甘迺迪總統有句銘言：「火炬已經傳給了年輕的一代」，十一期的北青將由鄧昭芳、楊茂仁等同學接棒，我們深信並且由衷地祝福，北青在他們手中一定有更輝煌、更豐碩的成果產生！

下臺一鞠躬

莎士比亞的好幾齣戲劇中都有一幕收場白，他喜歡如是說：「好戲不必要有收場白，但是好的收場白可使好戲顯得更好；我不是一個唱收場白的好手，但是我畢竟還是唱了。當我鞠躬下台的時候，希望您能鼓掌送我退場。」